

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民貧根上段蓄積未及旬姦邪伏下文盜賊
亡逃俱在內不農推出民所以貧之故不地
著是移徙他方非以
件土著也禁止也

原諱

夫既無蓄積則民貧矣民既貧則姦邪
易生矣推原民今日之所以貧者以由

於往日之不足天不足之故由於不農既不
農則無鄉井可然而地著既不地著則一
無可繫此民所以易離其鄉而輕去其家如
鳥獸散矣此時之民招之不來不待麾之即
去雖有高地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止之
也夫不農之弊如此而人主可不務重農乎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

此段言
民貧之

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

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

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

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原諱

夫廉恥生於富足衣期輕暖食期甘旨
此為有蓄積者言也若寒至則不擇衣

飢至則不擇食飢寒迫身雖知廉恥急不暇
擇然常人之情食以日計衣以歲計一日不
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矣夫至於腹飢
不得食膚寒不得衣急不能忍則禮義不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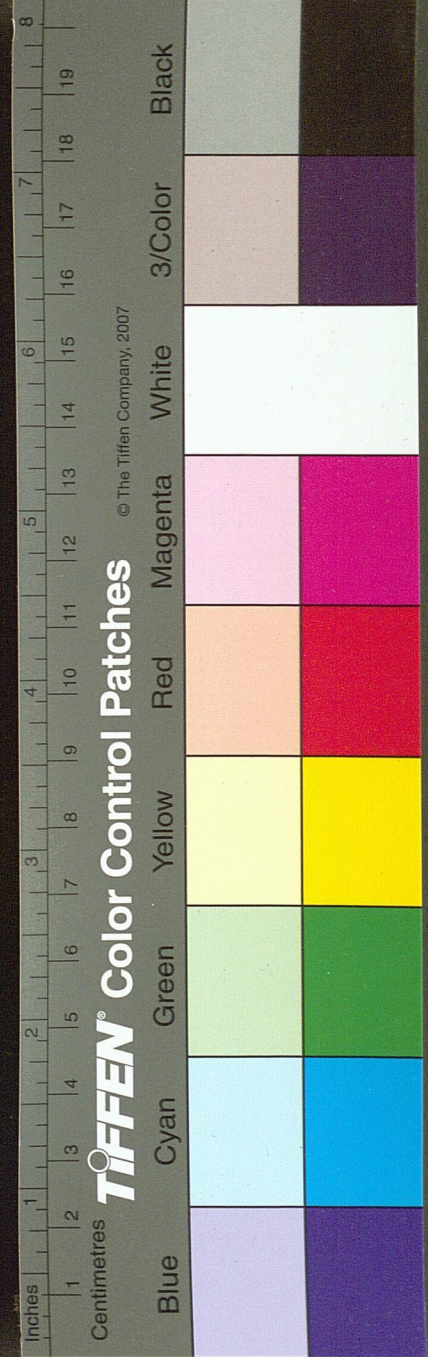
害而於
不務生

業而起
故當以

典農桑為
本也務

農是通
篇綱領

夫言法
下同



樂音洛

此段承
上言民

之雖鄉
輕家在

乎有利
可趨起

下文五
穀全玉

二意
貴金玉

而不知

不當貴

刑罰不恤。雖恩愛如慈母，猶不能保其子。而况君安能有其民哉？是大亂之由起也。此其道非中主之所克幾也。明主知其然，故專務民之力於農桑，則衣食有源，而又為之薄賦。斂，則催呼不擾，而民益得盡力於農桑矣。已此皆所以廣蓄積，實倉廩，以備水旱之虞。故時和年豐，而民安樂，即饑饉洊至，而民不亡逃。必如是，人主始可得而有其民也。已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此合臣輕背其

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也。

牧養也。勸猶謾藏，誨盜也。輕資見易提攜也。

序講

夫民心何當之有，亦視在上者。所以牧養之，何如耳。而惟趨利之心，若出天性。

利之所在，走險如歸。如水走下，惟下即趨。四方無所擇也。而利之最易動人者，莫過於珠玉金銀。夫珠玉金銀，亦何足貴？飢寒不可衣食，而眾貴之者，以在上者用之，故人皆爭貴之矣。然珠玉金銀，雖不可衣食，而其為物輕微，易藏，把握甚便，即周流四海，而可免飢寒之患。此民之所以貴之也。倘為民牧者，而復貴之，則民惟利是趨，禮義不足以懾其心，刑

勝音升
易音異

此段言
眾賤五

穀而不
知五穀
實不當
賤

把金玉
五穀立

較以明
君知所
貴賤得
牧民之

此段言
豐去勤
苦而貧

古之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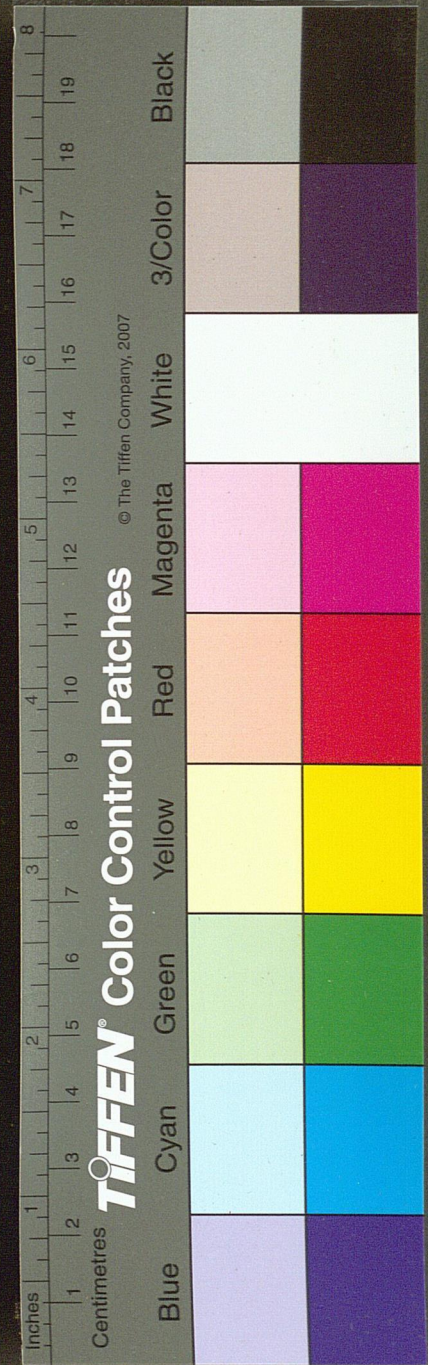
罰不足以威其身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逐
利則輕背其主民逐利則易去其鄉甚至盜
賊不畏法而且有所勸亡逃無所忌而且得
輕資是上有以令之也而珠玉金銀可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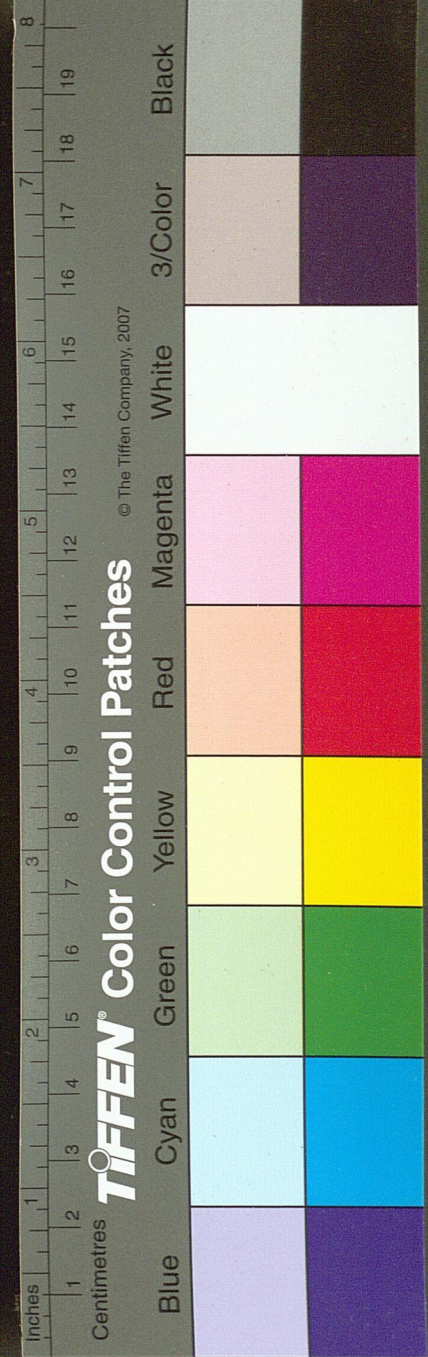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口成
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長音

序詩
升音
粟米之有季穀者聚斂而積之也力人力
也石量名十斗曰石五穀黍稷稻粱麥也
夫粟米布帛非若珠玉金銀之可比地
生之時長之又必俟人力而收聚之非

一日之可成也其與周四海者異矣至積數
石之重中人即不能舉其與輕微易藏者異
矣而姦邪之人不得緣之以為利其與盜賊
有所勸亡逃得輕資者異矣如是煩重似不
足貴而人貴之者以人一日不得而飢寒即
至焉其視珠玉金銀等類為何如也是故明
君在上惟貴五穀賤金玉誠有見
於細大之故得輕重之權者也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
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
穫冬藏伐樵薪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
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





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

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

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

半賣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債者矣長音掌 賈音價

服役謂力田也耘除草也獲收割也伐斫也治修治也官府官舍也給供也繇役是公務之役倍稱加一倍也償還也



今夫國計賴於農而萬苦亦集於農試以農言之計農夫之家長幼多寡之不

同大約五口為率而其服役於田中者不止

二人則需力甚多其耕者不過百畝則為產

有限所收不過百石則得利有限然此百石

之收非易易也蓋藏四時各有所事此田事也

則刈穫冬則蓋藏又伐樵薪治官府給繇役以

不但田中之事又伐樵薪治官府給繇役以

奉公事也若少有怠惰則不暇給是故風塵

也暑熱也陰雨寒凍皆人之所畏者也惟農

夫則春夏秋冬皆不得避是四時之間無日

休息猶曰此田事公事之勤苦也又且私自

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皆在百畝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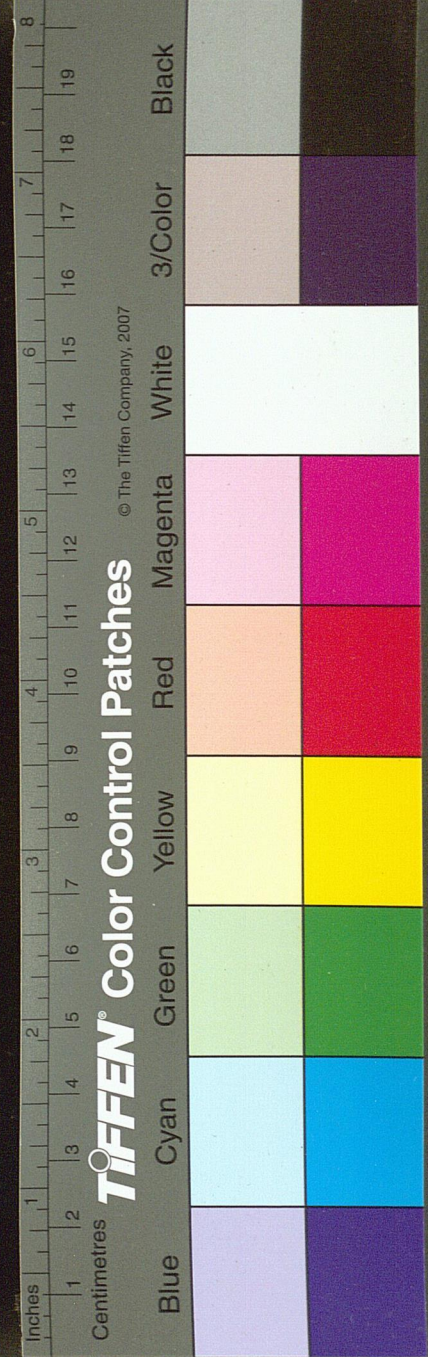
石之中兼以私事之勤苦也勤苦如此倘不

幸再厄以天時則收穫必少又不幸再迫於

苛政則費用又多斯時即有穀者亦將半價

求賣以應急無穀者勢必倍息稱貸以餬口

上有催呼下多逋負於是富者不富有賣田



言米言

卷十

五二

宅貧者益貧至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貧富交困如此農人不亦足哀乎

此段又
備述商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

見其富
抑商之
意

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
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之苦

上言農
人勤苦
而貧賤

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

此言商
人安坐
而富厚

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賈音古
販音飯
贏音仁

商賈行販曰商坐賣曰賈貯存也販賤買貴

賣也贏餘也奇

都市聚貨之地又采是錦繡梁米之精者吏

官也傾軋也遊

者肥馬之良者遊雍容自得之貌堅車之好

編繪之精白者

夫商賈與農人較勞逸則甚不侔矣其

夫音扶

大者積而貯之以倍息即小者亦坐而

列之以販賣日

操其餘財遊都市以居奇乘

上之急需則價

必倍以獲厚利故男女無事

於耕桑衣食必

極其精美是無農夫之苦且

有千百之得也

若是其何不均然富至則生

驕奢因其富厚

以致交通王侯凌虐百姓遂

至力過吏勢無

不以利相傾其驕如此行則

千里遠道以邀

遊上則冠蓋接踵而相望則

見乘者皆堅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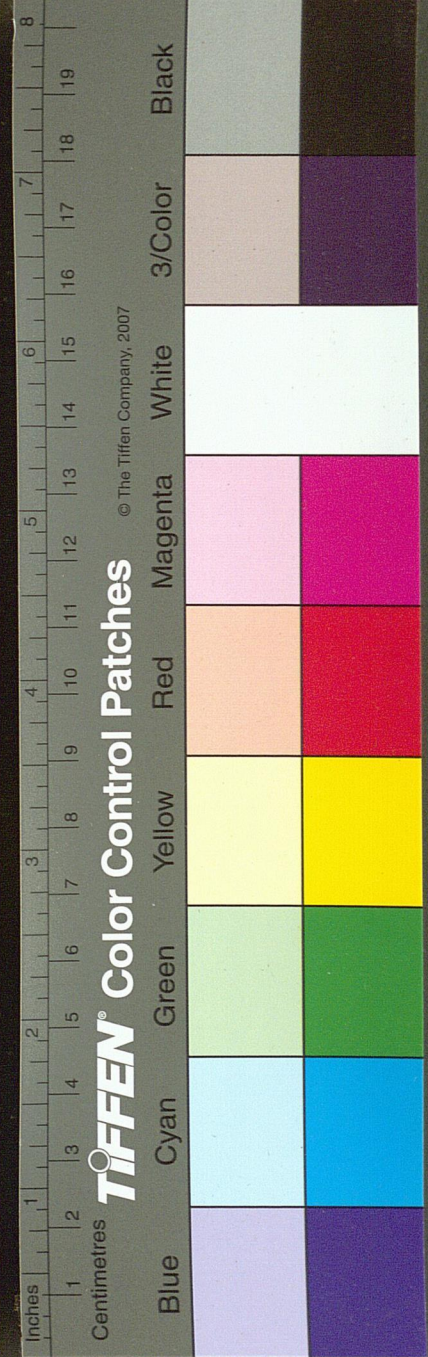
策者皆肥馬

所履無非絲所

古文精言

卷七

五二



蜀者粟有所散則粟貴

務專致也募廣求而招之也縣官天子也溲分散也

序講

方今之急務欲富國立法莫若使游食之欲務農在於用粟為賞罰賞罰用粟則粟貴而無下務農之民矣今誠廣招天下之人有人粟於天子使無罪者得以拜爵有罪者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因納粟以有爵農人得易粟以有錢粟亦有所分散無壅滯而自貴則農人可無半價而賣之苦商人亦不得為兼并之計不賤商而商自賤矣計無有不便於此

此段言入粟之利損農夫之賦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

無急政兵

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

暴虐賦斂不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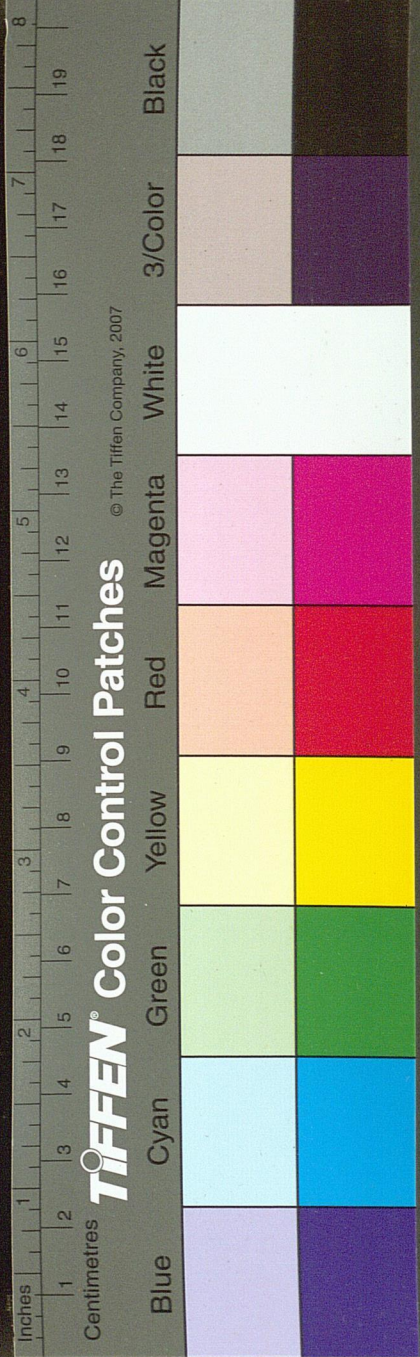
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損減少也

之若應上文薄賦斂

序講

夫謂入粟非取諸不足之民也蓋能入粟以受爵此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出之者無怨取之者不貧而貧民之賦可以少減是所謂損富人之有餘以補貧民之不足此令出而不止為國計而實為民利者也既為民利而民心順矣其所補者不僅一端一曰主用足粟有餘矣二曰民賦少以貧民之賦可損故免追呼矣三曰勸農功以農人有錢粟有所散故得耕耨矣此一致之理又相因之勢所謂一舉而三善備焉人主亦何憚而不為也



此段言入粟又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

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

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

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

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

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

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拜爵免罪不

馬事例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塞音賽

與入粟

得以免也復卒三人謂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之役

不為卒者復其錢此當日現行事例也

五大夫五等之爵也擅專也塞邊塞也

戶讀即今日現行事例言之凡民出馬一匹

之令也吾思車騎者免其應卒之三人此近日

有益於武備故復其卒以優異之若有益國

也而一無粟則不能守此又神農之言也由

是觀之雖有武備必藉粟以為守則粟之有

益於王政明矣今令民入粟受爵非盡爵而

應上文

防之計

可為邊

人心又

甚富於

皆無盡

下取予

甚便上

為賞罰

得以免

互較見

與入粟

古今考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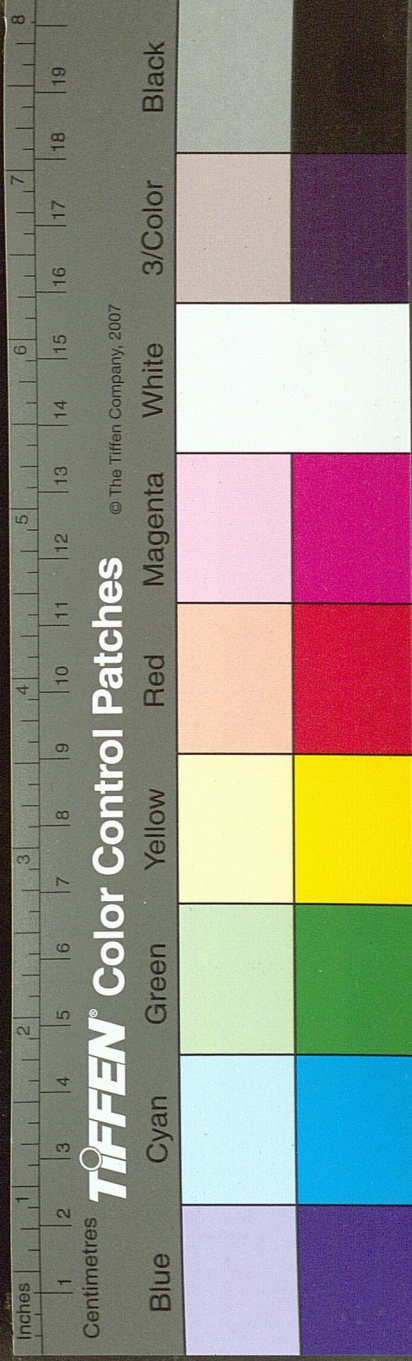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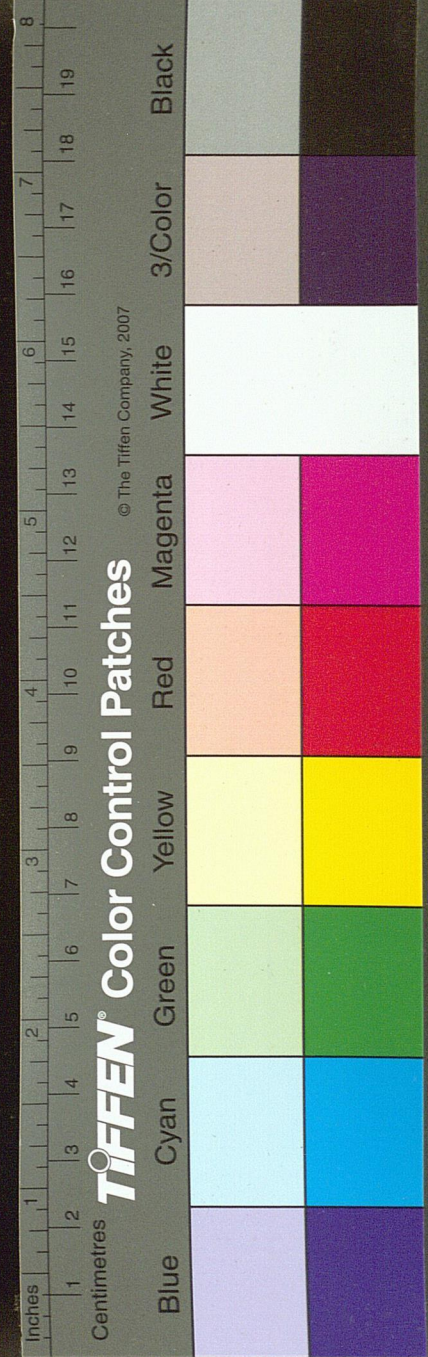
六十一

人之役較之騎馬之功不亦事同而功倍其相去不甚遠乎至於爵者非臣下之所得稟是上之所擅也既為上所擅則可出諸口而無窮粟者在有地以滋生是民之所種也既有民以種則可生於地而不乏且高爵與罪非由勉強皆人之所甚欲者也上下取皆無盡之物又甚當於人心則人未有不踴躍而爭趨者矣况今疆圉孔棘邊計懈弛皆粟少之故若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亦以拜爵免罪之例行之則邊地積粟可計日而待約其時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是入粟有益於邊之武備又如此人君固可忽於農而不之貴重乎

論農事為國之本貴農重粟為政首務而

帝王欲使天下之民以務農自是確論故崇本抑末微示其意以寓鼓舞激勸且敘五穀金玉貴賤及農商若樂處無不曲盡非謂商賈盡可廢也若然何以聖人又有通商之政至謂入粟可以受爵可以免罪不過為一時權宜之計則可耳使久行之究竟為富商之利何益於農徒輕名器廢法律佐國有限害治無窮故貢禹言風俗敗壞皆起於犯法者





贖罪入粟者補吏勢必積粟多者輕以身試法欲犯法必先積粟為除罪之資是使天下之人而趨利也既又以粟受爵若虛銜告身是無用之爵而人不肯入粟若使臨民獨不慮其取償於百姓是橫征暴斂所由自始而天下無廉吏此則其計所不及也其學術未純處矣至文之樸厚堅光洋洋灑灑又復勁峭已為唐宋大家制策後人孰此自無艱窘估蒞之病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鄒陽齊人也與枚乘嚴忌從景帝子梁孝王武遊陽為人有智略怙慨不可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譖於孝王王怒下陽吏獄陽乃從獄中作書上奏孝王以自明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此四句是一篇關鍵臣嘗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大子畏之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梁孝王 景帝三 年來朝 大后后 欲傳位 梁王晁 錯力諫 不可 此段言 忘信見 疑是一 篇之綱 領翻出 自下下 獄之免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後起而燕秦不悟也願

大王孰察之 夫音扶

荆軻燕之俠士也軻遺客燕丹燕國太子名丹昔燕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白虹白氣如虹也凡白虹貫日主大兵之兆太子即燕丹也畏是畏其改悔丹亡夫厚結荆軻令之西刺秦王衛先生代白起請益兵糧滅趙秦王感於應侯不聽長平趙地名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秦昭王為應侯所害事竟不成太白西方金星也昂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屬趙分野變動也喻論曉也兩主是秦昭王燕太子吏獄吏訊考問

說首稅

厚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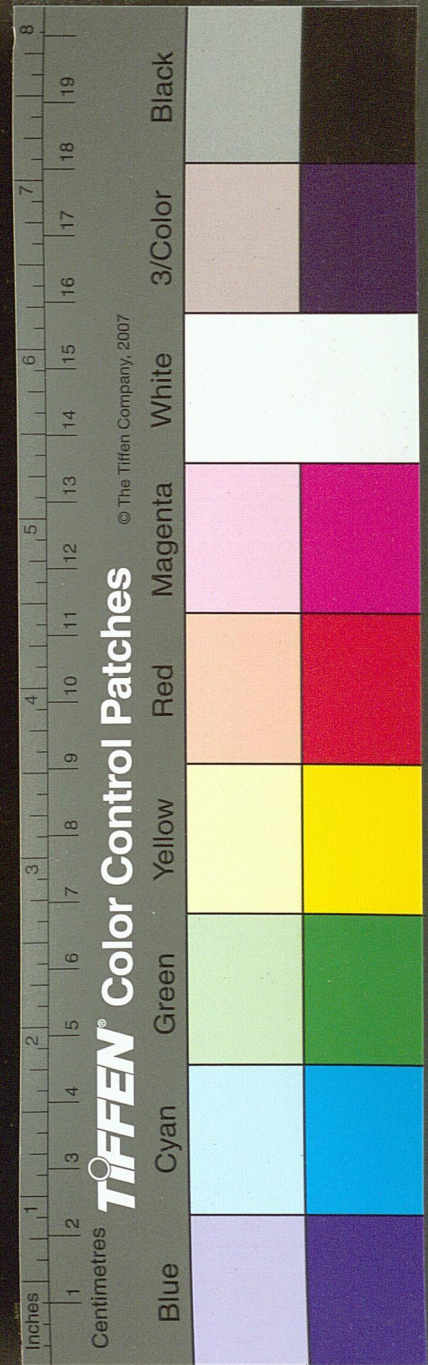
其書中之意曰士人立身所恃者忠孝而已且立心忠信自有忠信之報必不致相負八言如此臣久信之今以臣事觀之徒虛語耳昔者荆軻之刺秦王為感燕太子丹之義其將行時以致上天白虹貫日然刺心欲待其容秦舞陽等至而後同行太子之心疑其改悔畏怯秦白起伐趙已破長平因遣衛先生請益兵糧而後滅趙以致太白之遂蝕於趙之昂宿之次舍然竟為秦相應侯范睢之譖致昭王疑其事不成夫二子之心各欲為其主以致上天懸象一則自虹貫日一則太白蝕昂其精誠足以變天地而一則畏之一則疑之是其信不足以喻兩主豈不可哀之甚哉今臣自揣盡己之忠竭己之誠畢已之議論以求知於主上而王左右之人不明臣意遂付獄吏考訊致臣之行爲世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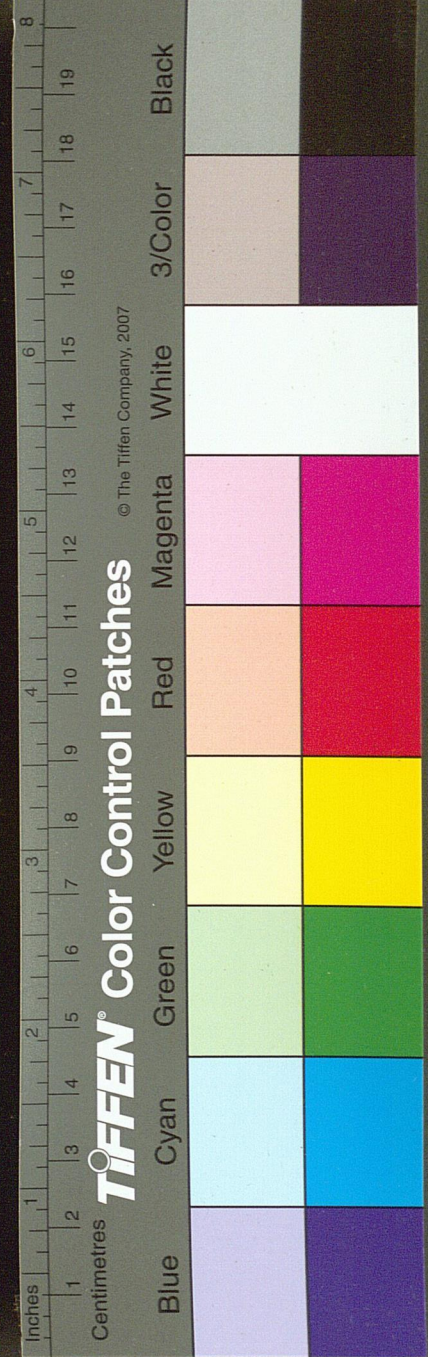
六月廿

古文精言

卷七

六三





此段音

已以出

信下獄

願至熱

察其心

勿置之

死作三

折而下

成一大

卷一

六三

疑是再使荆軻衛先生復起於今日而燕秦之君仍然不悟也惟願大王審處而細察之

昔玉人獻璞楚王刑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

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禍願大王熟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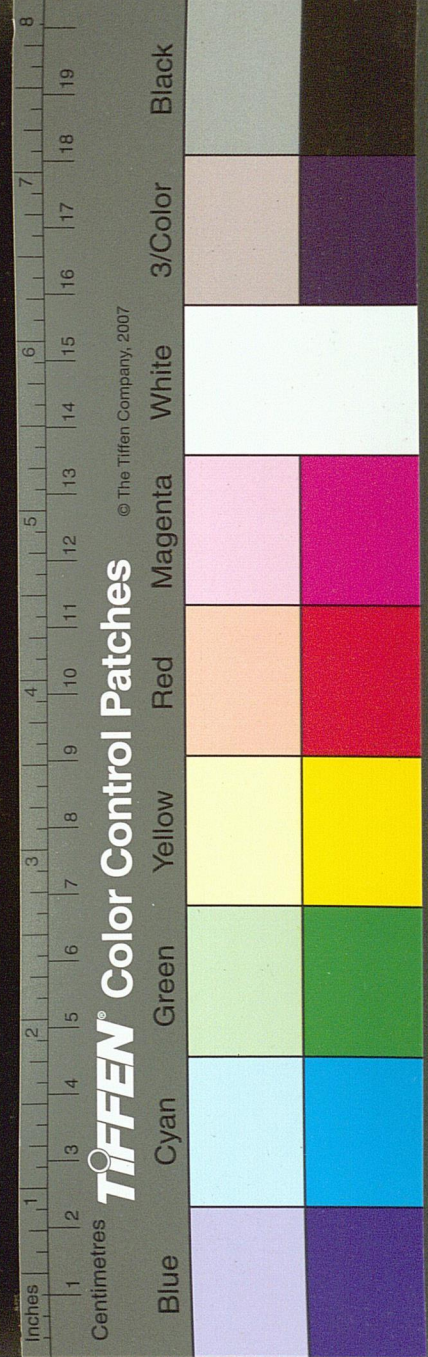
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

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荆山下之泣三日血盡出玉
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下之泣三日血盡出玉
使玉人雕琢之果得宝玉胡亥秦二世也極
刑具五刑也箕子紂之叔父也紂淫亂不止
箕子愚乃佯狂為奴接輿名陸通楚之隱者
比干亦紂之叔父三諫而不聽紂怒曰比干
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其
心觀之鴟夷以皮作鴟鳥形子胥自刎吳王
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皮沈之於江中

序講 寶也乃楚王不以其玉而反刑其左足
李斯為秦丞相竭忠二世胡亥而胡亥信趙
高之譖不以李斯為忠反處以極刑是忠有
不報信及見疑所以前之古人如殷之箕子
楚之接輿皆佯狂避世推其意恐遭此禍故
也今臣在獄中誠有類此願大王鑒觀往古
祭玉人獻璞李斯竭忠之意而後楚王刑之



此段以

胡亥

六四

胡亥極刑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恥笑
又聞比干諫紂而致剖心子胥忠吳而賜鳴
夷臣始聞之以為忠諫之士斷無有遭此禍
者乃今較之於臣然後知之願大王熟察其
故而少加憐念焉
則臣之所大幸矣

此段以

提學以開下文論端

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

此段以

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

此段以

齊之魏臨城自頸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

此段以

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

此段以

兩君省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夫音扶 行音幸

蓋雨傘也傾蓋是路上偶然相遇車對語
傾者兩蓋相交小敬之義也藉假也樊於期
得罪於秦逃之燕太子丹令荆軻刺秦王荆
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遣將軍之首願得之
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
手樞其胸以解燕國之難報將軍之讐於期
從之自刎荆軻函其首以適秦王奢齊臣也
自齊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
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
義不苟生不肯累魏而自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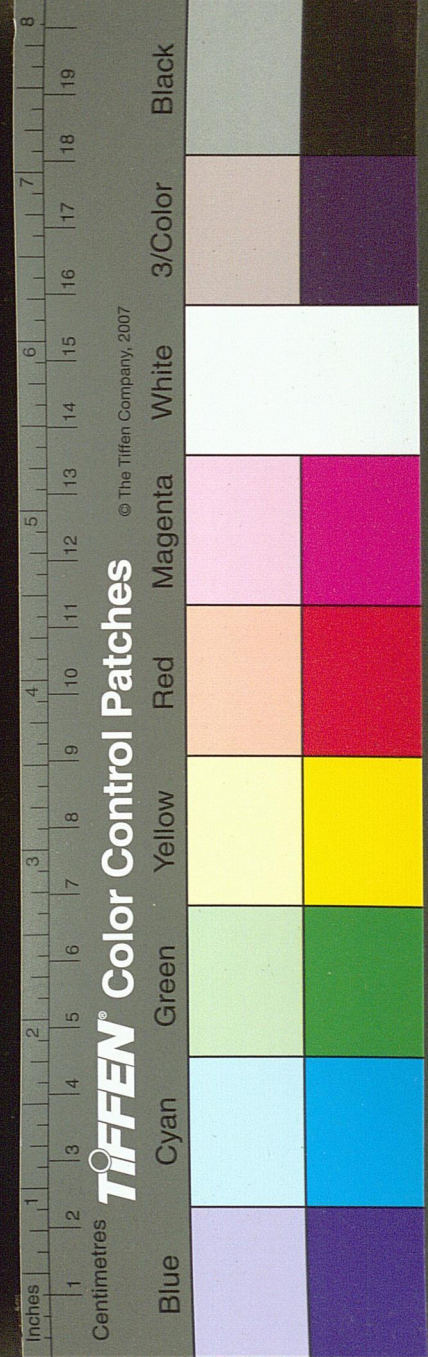
厚誦

夫事必觀之古人而益信然又不必觀
之相知貴相知心有白頭猶然如新傾蓋一
見如故者其故何也以其知與不知也若泛
交而不深知雖少年以至白頭猶如新交若
信孚而義合雖乍遇而少傾其車蓋之間片

古文精言

卷二

六二



此段言
古人以
舊主之
不知而

言相契則如以交之故舊故樊於期得罪於
秦而逃之燕死何故期與荆軻善軻欲為燕
太子丹刺秦王無以為信願借於期之首以
獻於秦於期感軻之義乃自刎其首以付軻
王奢得罪於齊而奔魏死齊王乃伐魏王奢
不肯因已以累魏乃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
來為奢之故義不苟生以累魏遂自刎於城
上齊師乃退夫樊王二子非以齊秦燕魏有
新故之分也其所以去秦齊二國而不惜而
為燕魏二君死者誠以兩君之行有合其志
故二子慕兩君之義無窮
而不自惜一死以報之也
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
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指燕

去舊國
以新王
之知而

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

既入新
國必圖

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

報効其
主雖聞

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

有毀謗
之者遇

哉相音像燕音烟惡音霧食音似
馱音決馱音提
尾生燕之信士也與女子約於橋梁下女子
失期水漲不去抱橋柱而淹死所以言信也

之益厚
方算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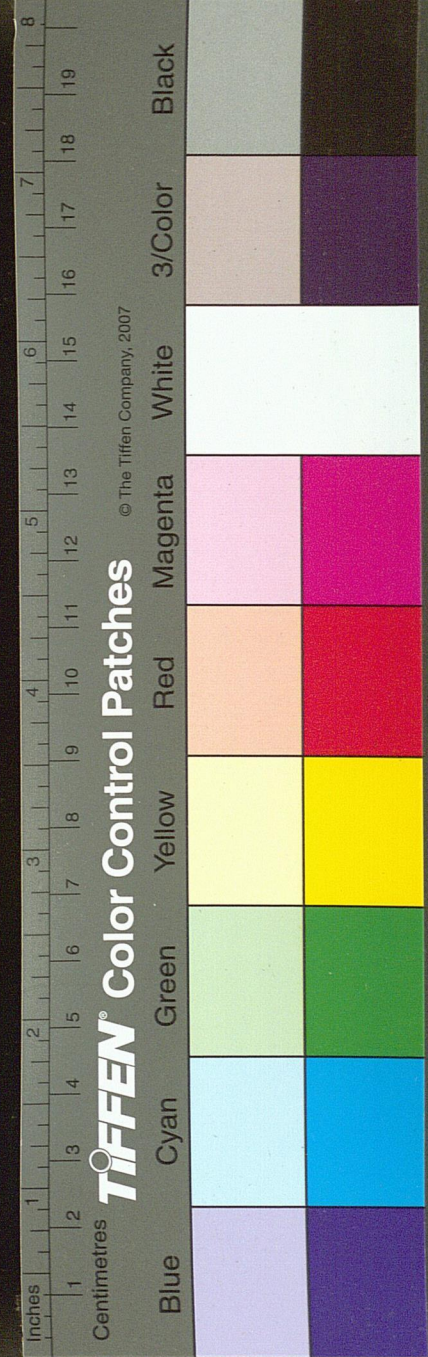
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誅之白圭遂
亡入魏文侯厚遇以拔中山馱馱駿馬也

相知之
深作二

厚誼是以蘇秦有辨詐之術不信於天下獨
之將致失六城趙欲誅之而逃之於魏也誠以

折而下
成一大

侯用以為將拔中山之地此其故何也誠以



古文精言

卷七

段隱仁
 喻已無
 功於吳
 而采梁
 必有所
 報梁又
 喻王聞
 羊勝之
 諛當待
 已反厚
 此段明
 已之形
 所以見
 惡於入
 也
 被嫉如

燕知蘇秦之深而魏知白圭之深也何以見
 其相知之深昔蘇秦為燕相有人惡之於燕
 王燕王不青蘇秦反按劍而怒叱彼惡之
 人所乘馱驪之駿馬以奇珍之味食於蘇秦
 白圭以取中山之功而尊顯有人惡之於魏
 文侯文侯不信惡之也言乃殺惡之也人且
 不惜重寶反賜圭以夜光之璧其故何也以
 燕與魏二主秦與圭二臣其主臣之間相信
 之極雖剖心析肝不足以喻其相得也又豈
 浮惑不實之辭如人言者所能移易其心哉
此四句承上起下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恐奪其寵
 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
 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指朋

者未嘗
 無用以
 有才不
 呵附於
 人所以
 被入嫉
 妒

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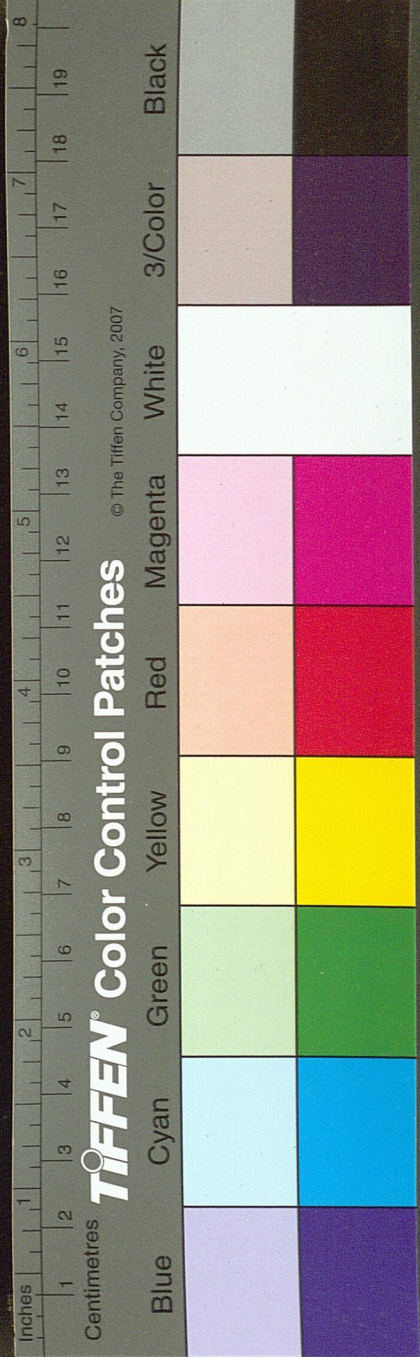
 臙音牝拉音臘
 妒音靚从戶若从妬音石非也坊本俗作妬

司馬喜無澤子也贈刑去膝頭骨也范雎
 魏人也欲事魏王家貧無資乃先事魏中大
 夫須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齊襄王
 聞雎口辯乃使人賜金十金及牛酒與雎賈
 怒疑雎以為持魏陰事告齊故得此餽歸告
 魏相齊魏王大怒使人舍人笞擊雎折脅拉齒
 後因鄭安平王稽以
 入秦上封雎為應侯

序講

蓋人惟無所形而嫉妬之禍可免一有
 相形則嫉妬之心生焉故女無美惡不

入王宮則已入則必見妬恐其奪寵也猶之
 士無賢不肖不立於朝則已入朝則必見嫉



下同
相音像

恐其專權也。昔司馬喜居於宋。則受臚脚之禍。而其後卒為衛中山之相。范雎在魏。見辱於魏齊。則有拉脅折齒之辱。而其後卒相秦。封為應侯。彼二人後雖顯榮。而其先則受宋魏之禍辱者。以其皆自信必。然不易之見。捐棄朋黨之私。而不用。惟挾持孤立獨處之交。不與世和同。故人嫉之如之。有囚故不能自免也。臣何以異此。

段爭
以兩惡
至言嫉
乃人

是以申屠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王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

情之常
有才之
士多不
免於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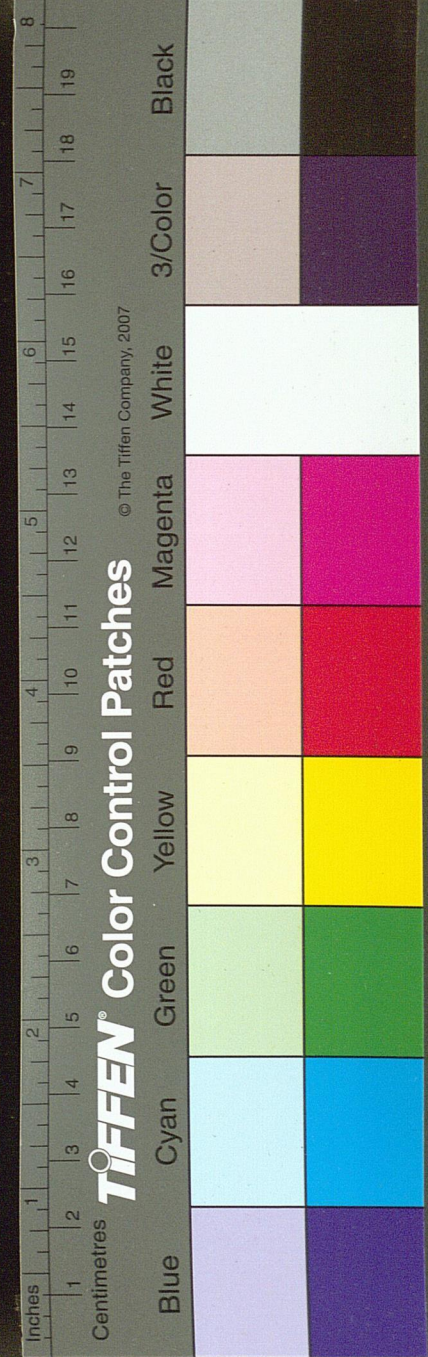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
明王用人亦借私交之口
朝音潮

申屠狄。殷末人。申屠坊。本皆訛傳。作申徒。非考萬姓統譜。覆姓是申屠。豈不傳訛。愚今改正。另有姓司徒者。當辨別。徐衍。周末人也。比近也。周密也。百里奚。虞之臣也。甯戚。齊人也。惟士捐朋黨。挾孤獨。而又嫉妬者。衆是

存請
以殷有申屠狄。因諫紂。王不從。而自投

如以其
不肯由
私交進
身也明
主知之
亦不以
私交用
人隱亡
喻已不
苟附羊
勝公孫
詭之意
作二折
而下成
一大段

於雍州之河。周末有徐衍。見世亂。不容直士。而負石自投於海。彼其身。雖不容於世。惟其心。以義是趨。不敢苟取。欲其比周於朝廷之上。妄希求合。以移主上之心。寧死不為也。然士雖如此。而人君當有特知。故百里奚沿途而乞食。秦穆公用之。甯戚飯牛而扣角以歌。



百文精言

此段言

偏聽獨

任之弊

引信讒

逐士之

諛因以

自危者

諛之

夫音狀

下同

此段言

用人不

可偏聽

屬任當

公所立

現論其

齊桓公用之。此二人者。豈先有所資藉。或素
宦於朝。或借譽左右。而後用之哉。誠以秦穆
齊桓二君。心有所感。行有所合。其相知之深。
有逾膠漆之堅。有如昆弟之友愛。不能頃
離也。如是而又豈眾人諛譖
之口。可得而疑。惑其志者哉。
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
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

自免於讒諛。而一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也。夫音扶。諛音殘。鑠音灼。銷音消。

季孫。季桓子也。子冉。卽子罕。姓樂名喜。宋臣也。鑠。鎔化也。銷。滅也。

序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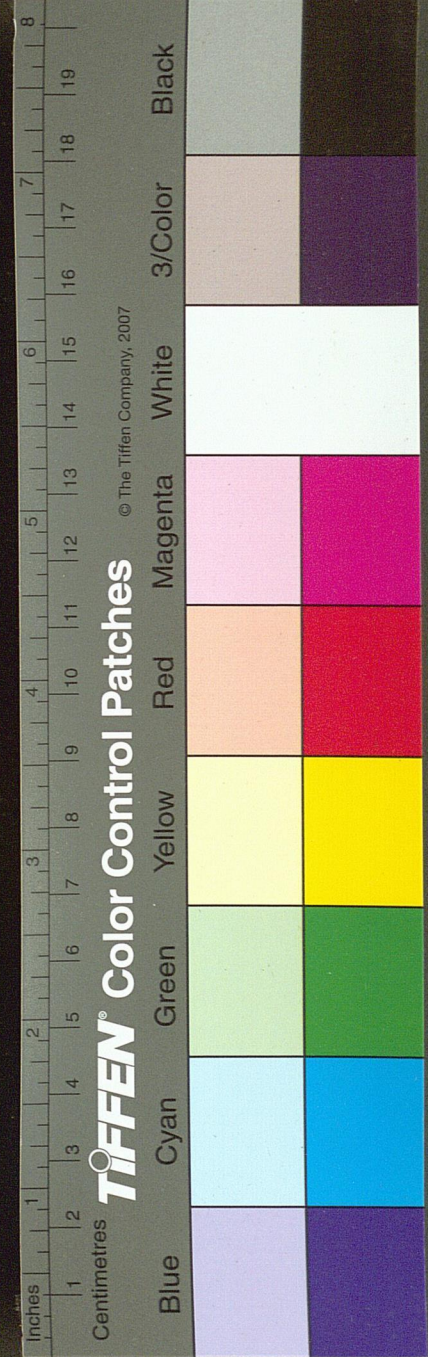
人君貴其特知。然特知又恐流於偏聽。獨任一人者。適足以成亂。故孔子大聖也。昔魯定公偏聽季桓子之說。而逐孔子。墨翟辯士也。宋獨任子冉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宜可以無此患矣。猶不能免於讒諛之口。而魯宋二國亦因之。而以危者。其故何也。蓋以讒諛之口衆。而毀積而骨肉爲之銷也。而況於人乎。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

而疆威宜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

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

上。文。公。七。變。此。下。總。括。前。意。之。



古文精言

卷七

六九

與我意

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

瓦投合

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

不親

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

作一折

公聽言無私也

而大成

丹朱也象是舜帝弟之名管是管叔鮮蔡是

是言秦

挾武庚以叛周公誅之侔比也

齊之知

夫由余西戎之人也秦穆公用之而霸王

而能得

宣王以強二王之用二士豈拘牽於世俗之

士以諷

見而聽其奇諛阿偏之浮辭哉誠公聽無私

之

有所在合與不合未可知故意氣相投則疏

厚誦

夫由余西戎之人也秦穆公用之而霸王

昔可親此即秦之由余齊之子臧是矣如其

不合則親者亦疏骨肉為讐敵知堯帝子丹

朱舜帝象周公之兄弟管蔡是也今人生

誠能如齊秦二君用士之明而後宋魯逐出

之聽則五霸且遜其盛而

欲上比於三王亦易易也

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七心而不悅田常之賢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

則欲善無厭也

此段言

最親近

者而能

害主之

證

而比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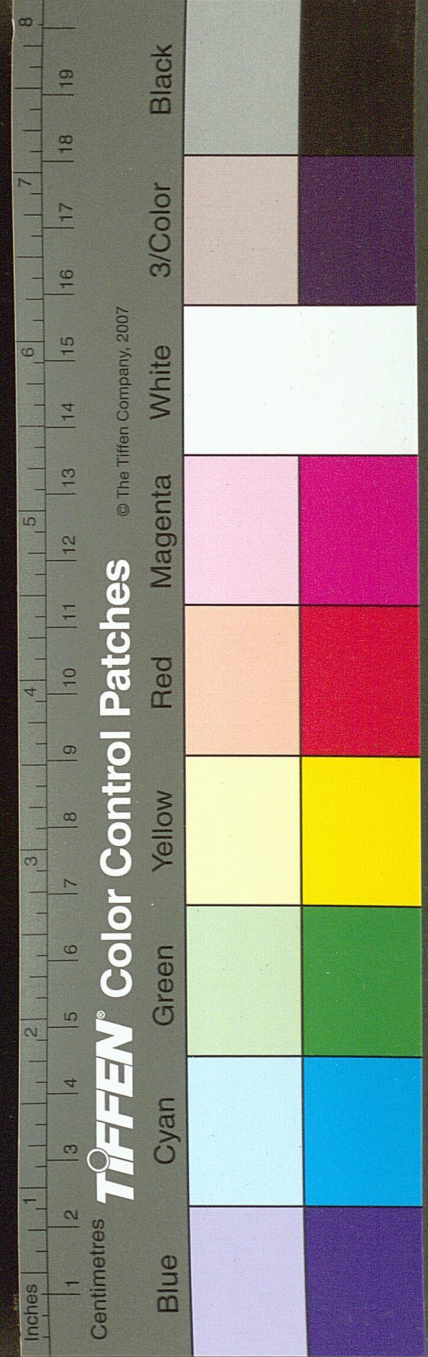
忍婦皆

與武王

孫遠者

益無子

子之燕王曾讓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
齊因伐燕燕王曾死子之乃亡田常陳恒也
齊簡公悅之後常弑簡公而立平公田常為
相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孕婦紂劉之觀



古文精言 卷十

步而以
有善必
為不拘
形迹

好音語

此段引
齊晉楚
越燕吳
所以用
人之法
不同終

歸詠梁
王因梁
王貴盛
能待士
而及之
作四折
而下成
一大段

其胎武王克
商而修其墓

厚

是以前王神明賢聖有鑒於前事而一
覺悟誠能捐棄燕子之虛譽受燕之心

而不悅田常厚得國之施專權之害且效周
武王封比干之後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可
成而仁聲德化足以覆被於天下矣何也以
其善為人之所同好而聖王欲善之心無有
厭足者也

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讐
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懃誠加於心此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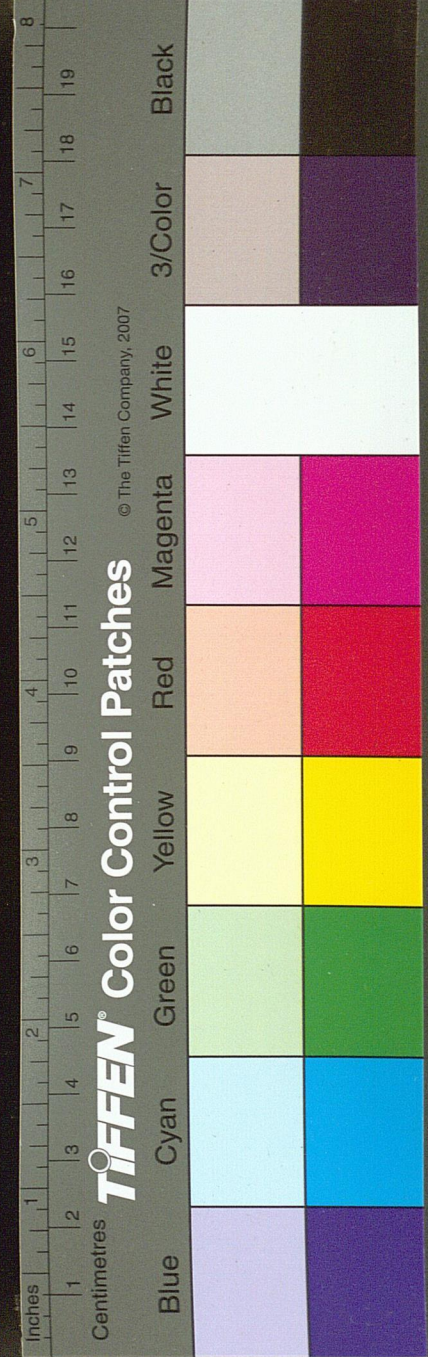
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

人主當重賞士

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愫墮肝膽施
德厚終與之窮達無受於士則桀之太可使吠
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

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亡族要離燔妻子豈足
為大王道哉

相音像於音鳥乘音
盛湛音泥要音腰



難音提

詩音惠

難音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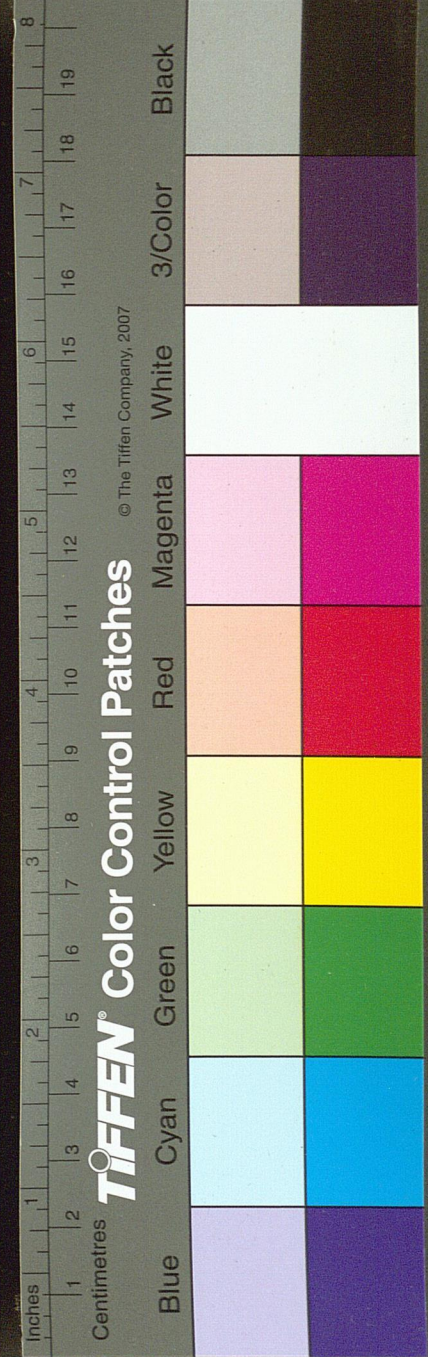
相音像

下同

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子重耳，籀城公子踰垣而走。寺人追斬其衣，後公子返國，早為文公。寺人求見，時有李卻、冀芮欲謀文公，勃鞞知之，故求見公，釋其讐而待之。以禮勃鞞乃告以謀，公誅亂者而免於難。管仲射桓公，後相桓公以霸諸侯，是二公皆忘讐，獲効者也。慙慙懇擊也。虛辭空言也。商鞅得罪以車裂之，文種佐越王勾踐伐吳，後被讒賜死。孫叔敖，楚之隱士也。邱虞相進之，三月而為楚相，大治。三用為相，而不喜，三去其相，而不慍，知己之才可用，而無罪也。於陵，齊地名。仲子，姓陳，廉士也。陳仲子隱於七陵，楚王聞其賢，聘以為相。仲子攜妻逃避，為人灌園，知己之才不可為相也。跖，盜跖也。由，許由也。荆軻刺秦王，不中。七族皆被誅，湛沈沒也。吳王闔閭欲殺公子慶忌，因使要離詐得罪，以逃

樂音洛

亡令吳王執其妻子以燔之，而揚其灰以示信，要離走入慶忌軍中，而以劍刺之。
序講 也。夫士之可用，不可用，不在乎讐與不讐。釋勃鞞，斬裾之讐，而用之，以強霸諸侯。齊桓公赦管仲射鉤之讐，而用之，以一匡天下。何則？蓋其仁恩慈厚，殷勤懇摯，誠有以深入人心之隱，故士樂為之用，以實心待人，非由假借，不可以虛辭也。如其不然，是秦用商鞅之法，以強天下，迨功成而車裂之，越用文種之謀，以滅強吳，迨讐復而後誅之。此二子始用而終害也。夫二子之不得其死者，以秦越之待士不如晉齊之待士也。是以楚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陳仲子寧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恐蹈此禍，士所以不舉為人用也。今人主果冲懷謙抑，不存驕傲之心，而士之



有功者必思有以報之又為之披心腹以見情慤墮肝膽以施厚德不以士之窮達異心與之始終無間而凡士之所欲者一無所愛焉待士如此用人有始終也則士感其意無不可使是夏桀之犬可使吠帝堯而盜跖之客可使刺許由矣何况因萬乘之權而又假

聖王之資乎有君如此士雖肝膽塗地而不辭也然則荆軻湛七族以報燕太子丹要離燔妻子以報吳王闔閭直屬尋常事耳又豈足稱道於大王之前哉

此段言士之見用不見用全在用人主左右之口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輪囷離奇而為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

言士當貧困雖懷忠抱德若無先容之資不可也

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墮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訟則枯木朽株樹功

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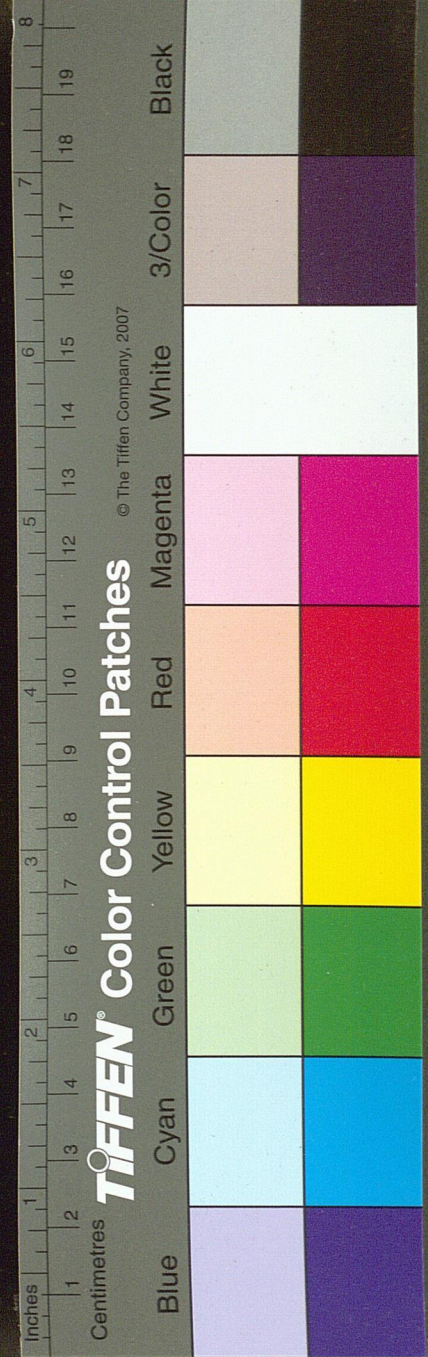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誠欲開忠信於當世之君則人君必襲按劍相盼之迹是使布衣之士不

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蟠音迴而轉曲也木根曰柢輪囷高大也離奇屈曲盤戾貌羸弱瘦也盼望也俗作盼非

乘音盛羸音雷逢音旁

蟠音迴而轉曲也木根曰柢輪囷高大也離奇屈曲盤戾貌羸弱瘦也盼望也俗作盼非



會言

序

臣聞物有先容則貴。士有先容則賢。珠
雖明月。璧雖夜光。以如此希世之寶。若
暗投於道。則人見之必碎。然面驚莫不按劍
以視者。何也。誠以至於前者之無因也。若紆
曲之木。根高盤曲。至為無用。而忽為人君之
所器者。何也。以其前曾有左右之人。先加雕
刻。為之容飾也。故無因之前。雖至寶。不足以
見德。猶可言也。士無因而至前。祇足以結怨。
可無愆乎。若有人先為之因。不但至貴者。足
以立功於當世。即至賤無用。若枯木朽株。亦
可立功。而為人所稱道。至於士。何獨不然。今
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處貧困羸弱之時。
無才者固不足論。即令有才之士。雖蒙被堯
舜之道術。其辯可比伊尹管仲。其忠可並龍
逢比干。而無人為之先容。雖欲竭一己之精
誠。以効忠於君。則人君必不見德。而祇足以

此段言

士之進

退盡由

左右非

聖王用

人之道

隱七喻

梁玉用

人不當

聽信羊

勝公孫

說之言

作三折

而下成

取怨。亦必褻按劍相助之迹矣。是使布衣之
士。懷才不展。曾枯木朽株之不如。能不悲乎。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

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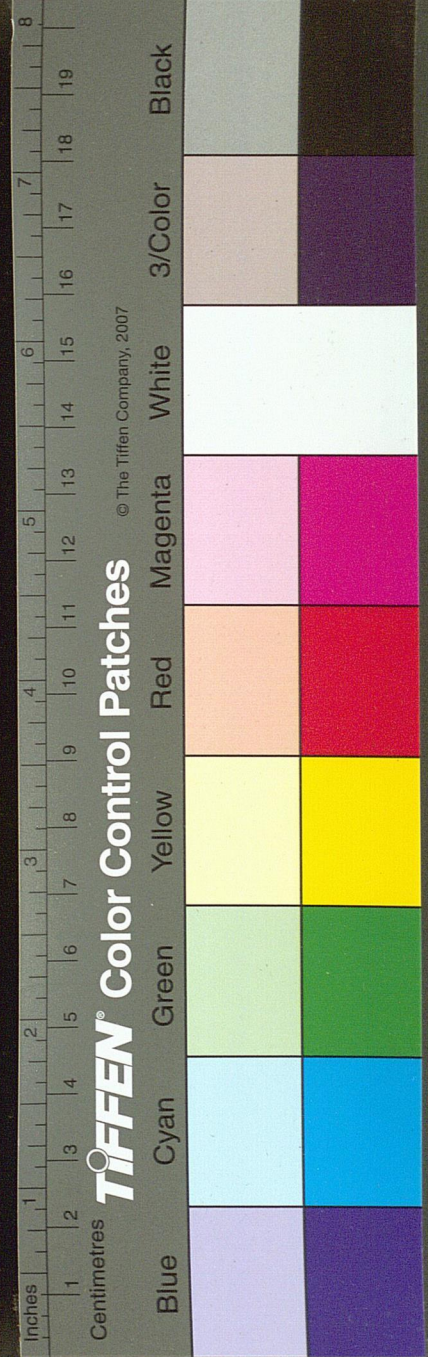
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

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

馳域外之意。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

諛之辭。牽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



一大段
此言明

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王音

君尊矣
音至不
同於昏
君也所
以與矣

音臣 寧音 鬱 羈
音飢 樂音 洛

陶密竈也鈞陶家各轉者為鈞聖王用人猶
至秦持千金資帛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
嘉為之先言於秦王獻燕督亢之地圖七窮
而七首見因信左右而禍文王出獵見呂尚
坐茅而漁載與俱歸立為太師不牽於左右
鳥集猶言鳥合沈溺也牽引也絡馬首者口
羈不羈是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卓樞也食
牛馬之器鮑焦周之介
士怨世不用抱木而死

序

是以聖王宰制天下自有規模如陶人
之用轉鈞有運而已然有深謀善計而

王音 旺
下同

卓音 皂

樞音 立

鬱音 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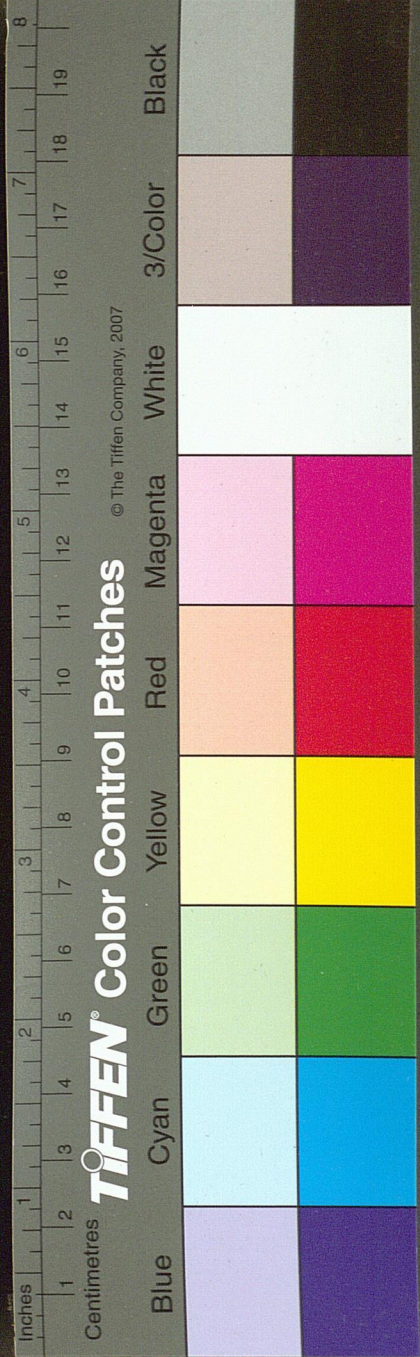
樂音 洛

此段言

士各有

即行之斷不為昇亂之語衆多之口所牽奪
故秦信任中庶子蒙嘉之言致有荆軻之變
而幾亡其身文王獵於渭水載呂尚以俱歸
以至天下由是觀之秦亡於左右之人周王
於鳥集之衆彼秦之亡無論矣周興之王何
也蓋以文王能破拘攣之習不信左右之人
以馳騁乎域外之見而獨觀乎昭明曠遠之
大道今之人主則不然獨沈溺於諂諛之說
徒為侍帷裳之臣妾所牽制不辨人之賢愚
同於一類是使不羈之士無以自見猶如牛
與驥同類而共食於卓樞之中此周之猶介
之士有如鮑焦者深憤於世寧抱木以死而
不爾戀於富貴之
樂者為此故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



真品必使附左右而進 而老死 而不肯 取志以 求合脫 亡喻梁 王不當 使已親 媚羊勝 公孫詭 以求容 自爲一 段 惡音務

下同 附考 按史記 鄒陽始 辜吳王 漢因諫 吳王邪 諷吳王 不納遂 去梁從 孝王武 遊陽有 諷言王 不悅左 右諂之 故下獄

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
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
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耳安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朝音潮 行音幸

厚請

臣聞人各有志不可強也而況於行義
肯以私汚之砥礪名號者必重行決不忍以
利傷之此君子守身之大節不敢失也即一
事之微亦不敢忽所以里名勝母不過里名
也會子猶惡其名之不正而不入也邑號朝

歌不過一邑號也墨子猶惡其城之縱逸而
回車也夫里與城其名已久矣而賢者正人
必不肯以絲毫苟合猶惡其名之不順而不
居而况更有大於此者乎今欲使天下寥廓
之士以威重之權誘之以位勢之貴脅之令
其改心易慮以承奉諂諛之人而求親媚於
左右使無志之士則可倘有志之士則去之
惟恐不速寧老死於山林藪澤之間所甘心
也尚望其有願盡忠信於大王之前而爲之
趨大王之闕下者哉此理勢之必無者矣

晉此書大意白謂忠信蒙冤求其答釋次
段慕義而來不當以新進而聽毀三段嫉妒
人情之常其於才士尤甚用人者不當以是

上書中
有燕王
與位子
之田常
厚施彌
國之意
梁王感
悟深自
裁抑因
重陽傷
上客日
與名士
作文飲
酒之深
以終天
年

古文精言 卷七

七六

為惑四段言偏聽獨任則失公聽竝觀則得
但求意氣之投合五段言人主有欲善之心
出於至誠始終無二士未有不為之用者六
段言士之進退多由左右者非七段言欲士
由左右而進士必不肯段落雖多千翻百轉
愈出愈奇斷而不斷草蛇灰線真如一氣呵
成自是秦漢以前大作手雖用古過多未免
傷氣議論過多不免傷格然啣接處却成一
片妙文

上諫吳王書

枚乘

吳王名濞漢高祖兄之子封於吳景帝時晁錯用事見諸藩王擁兵權重建議欲削六國吳王遂謀不軌約膠西王卬膠東王雄集菑川王資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七國以共反其客枚乘知之因其事尚未露欲諫止之乃上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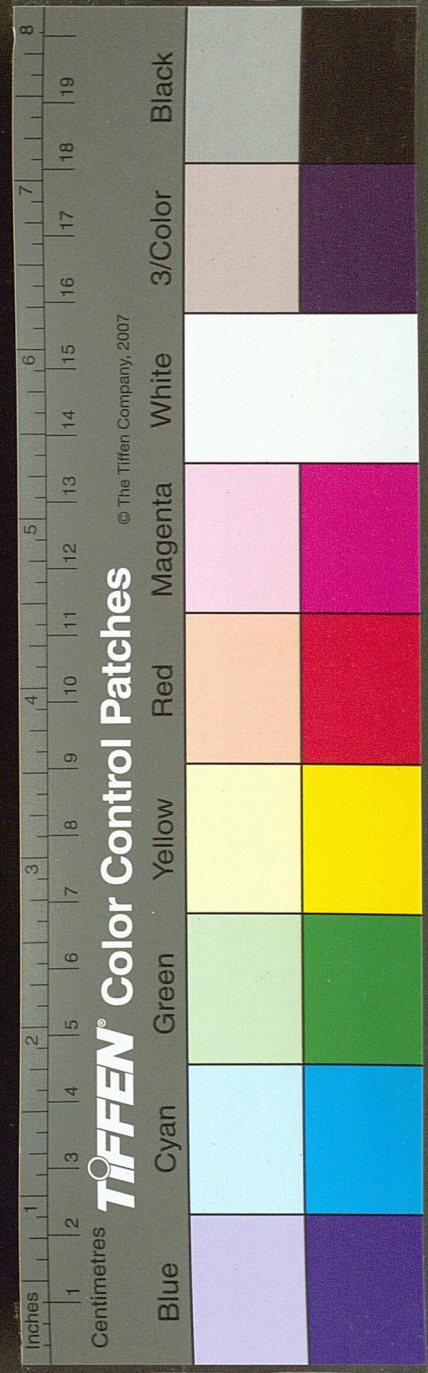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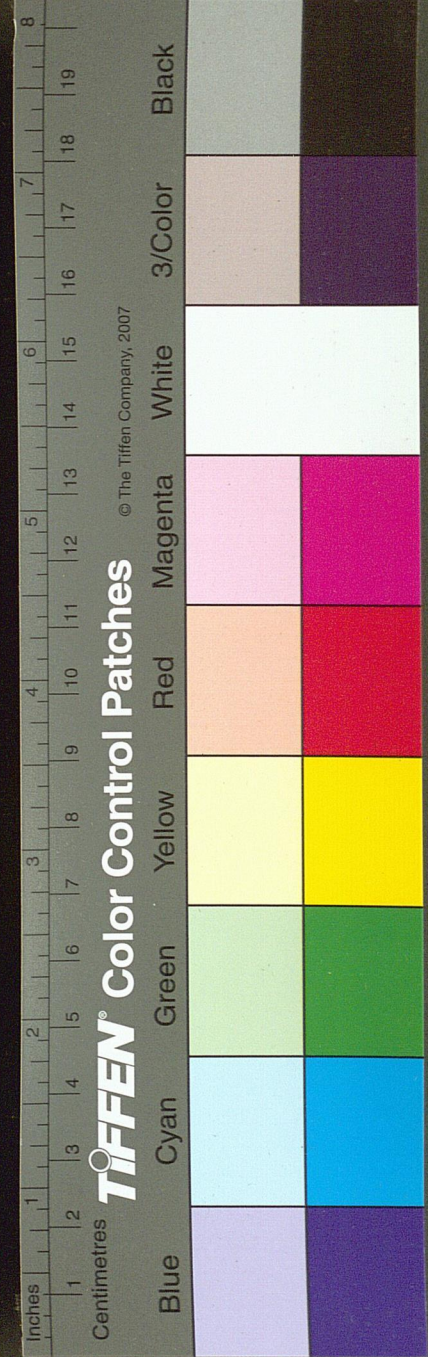
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

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

者有土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

此段先
言上書
直諫之
本意
上全字
所以自
全之道
下文積





德累仁
是得至

棄義背
理是失

至下至

皆指此

言得至

者全昌

下又將

失至者

全亡逐

段豈之

君臣之

義與父

子天性

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

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

乘言 王音旺

上全字是安全之道也雖至小也聚邑也

三光日月也遺失也惻怛懇摯也加意念

鑒其直也惻怛寬其誅也

是時吳王將有不軌之謀欲連七國之

天下之人未有不欲享安全之福而無危亡

之禍然有得有不得者其故何也蓋得自全

之道者而身名俱泰則皆慶流後裔所謂全

昌一得無所不得也苟失自全之道者而身

死名滅則禍及子孫所謂全亡一失無所不

失也此其故不可不察也今大王意有所為

而不得其道曷不觀之古乎昔者舜一側陋

之夫貧無立錫之地以受堯禪而有天下禹

繼鯀被誅之後更無十戶之聚邑而治水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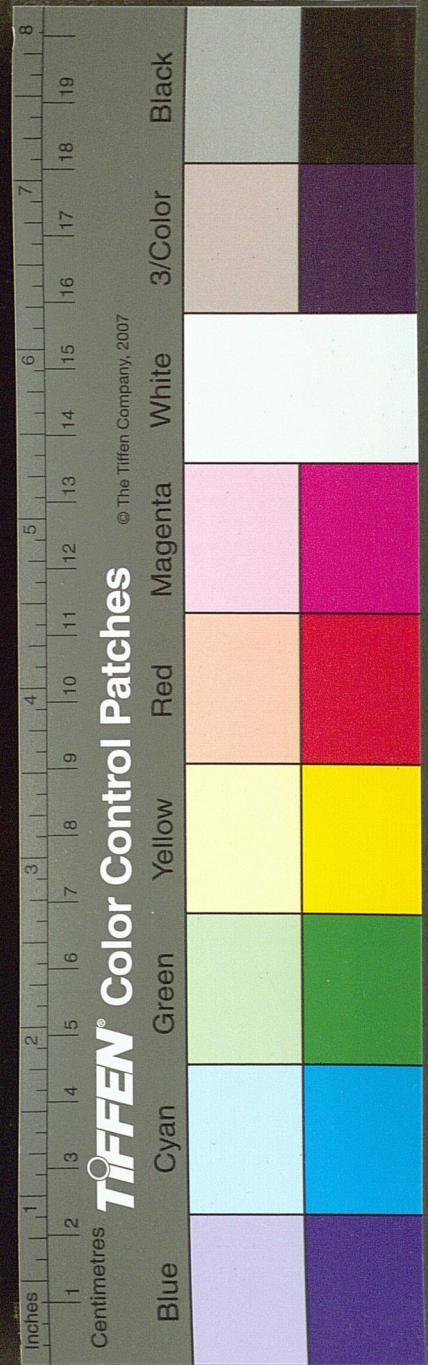
功帝錫玄圭以王諸侯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上合天德下順人心終開數百年之業

不諫

王音旺

然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為臣盡忠為子盡孝
其道何莫不然使為臣畏禍之念深則阿諛
之術勝故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其主諫得
行忠得盡則國家之事可無遺策而功垂久
遠流芳萬世今臣乘願披腹心不知大計以
罪誅也則
臣幸矣



此段以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

之危險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漢必敗

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

且謂而

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

髮以速

髮夫音扶重音仲

易受討

三十斤曰鈞不測言其深也駭

能復存

驚也鼓擊也鎮壓也結續也



夫音扶

幾音基

此段言

吳王必

不當蓄

極言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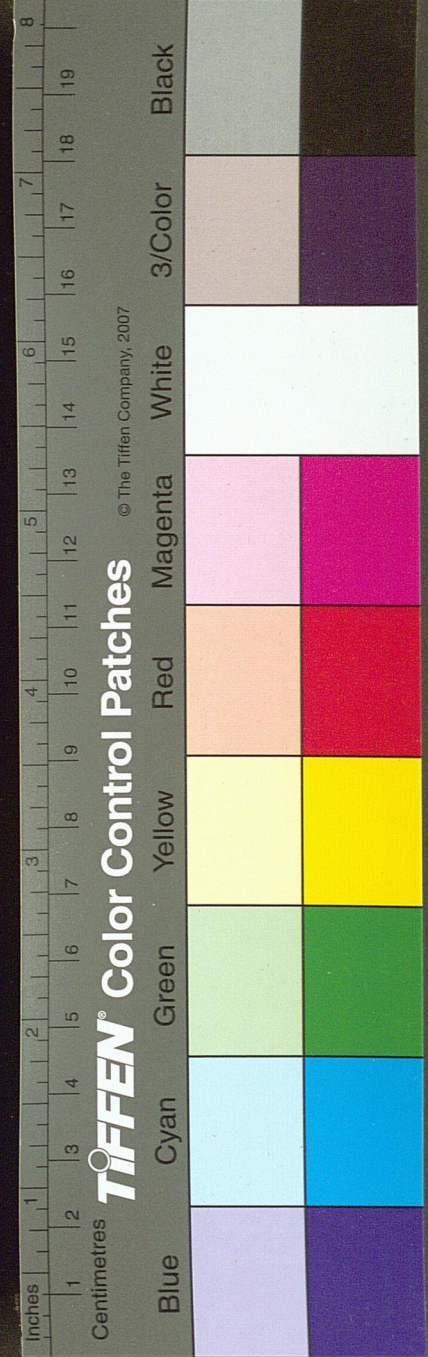
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

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纍之危走上

悟之

安危難易四字條陳利害明白痛切



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大惑也卯巒上聲易音異下同萬乘音

盛欲乘音形脫是能聽直言脫去其禍徹盡也究竟也

序講上文之言事之既險如此誠能聽忠臣

可無危險不測之禍即或有之亦可脫矣今玉若不聽忠言必若所欲為則其危其難有不可言者危如累卵難如上天不足以喻之也誠一聽忠言而變所欲為則易與安猶如友掌如泰山也夫人之壽賦於天樂本於人而爵受封於帝者也今欲極天命之壽盡無窮之樂以竟萬乘之勢乃不出於至易至安之策而反出於至危至難事所必無之途此愚臣之所以大惑而不

去音扶樂音洛下同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

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

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

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

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如抱薪而救火也景古影字

惡音霧滄音愴滄涼也

序講昔有畏其身之景惡其形之迹者反背而走則其影愈多而不就如陰止足則影滅迹絕矣猶之已有言而人始聞之已有行人始知之欲人之勿聞勿知莫若已之勿

此段又喻息禍莫如勿為喻吳有迹必露萬不可掩

古文精言 卷七 八十一